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二十二回 笑官場鼓吹散鴛鴦 演幫匪麼魔出社會

我當時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心定神怡，聽他們一問一答的說話，類皆往復譁，兩不相下。及至被宸章一句東洋地獄，又把大家說得都低著頭好笑起來。我私自想道：「若要再讓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來說去，豈不要這一席酒喫到太陽落還沒有有終局麼？不如我插上去，替他們做一個和事老罷！省得來笑話說得過了分，倒未免不好笑了。當下便對著他們道：「你們都不要開口，聽我說一句話。那上海某學堂裡請的外國剃頭匠來做洋文教習，揆諸現在新學名義宗旨，均無不合的地方。你們就不曉得，我們中國裡人一向喊剃頭的叫做『掃清碼子』嗎？既是清兒可掃，就與排滿革命宗旨暗合了。當時李提摩太對那人說：『你們中國將來，豈不是要把一堂的學生子都養成剃頭匠的資格來麼』那一句話，猶雲『你們中國將來，豈不是把一堂的學生子都養成革命黨的性質來麼』是一樣解義啊！不過因為我國政府諱言革命，所以他就變了這麼一個謎語出來，把人猜著玩罷了！惜乎那人不悟，倒未免李君反存了流水高山知音絕少的觀念在心裡了。至於南洋大臣要請日本妓女做教育女顧問官，德總領事就笑他要添出一發官許賣姪的燈籠來，更不是一件甚麼異事。殊不知我們中國做官的人家，哪一個不是門口暗暗懸著一隻官許賣姪的燈籠呢？而且是官階越做得大，那燈籠越懸得多。這『官許』二字，更越行得實。」「你們就沒有聽見過人說，有兩位大員遇在一處，私下互相嘆氣麼？一個說是：『唉！某翁！你曉得我們可憐，連個平民百姓都不如，白做到這麼偌大的一個官，弄得出去也要放炮，進來又要放炮，直算是替他們那一班混賬男女，暗暗的寄了一個巡風的耳目在鼓樂亭子同炮手身上，好讓他們放心大膽的盡著胡鬧，豈不是鬧到頭髮白都沒有破敗的日子麼？可巧我有一日，就故意的說今天出去拜客，要到極晚才轉來呢！又故意的外面打了一個花兒，就急忙更換一身便服，也不坐轎，也不開鑼，悄悄兒的跑回衙署。到大姨太太房門口一看，只見銀蒜低垂，湘簾不捲，我就揭起門簾要想朝裡去，誰知幾乎把臉上一副近視眼鏡撞破了。再存神一望，才知道那兩扇門是開著的，祇有貼著那對紙和合人兒對著我笑。及至再走到二姨太太那裡去一望，也是照式一樣。我便一口氣把九位姨太太的往處都周歷到了，不意都一色。甚至連那瘋丫頭都躲得無影無蹤，連一絲兒女人星子都瞧不見，竟不知道他們是藏到哪裡去了。後來還是我氣極了，一時沒法想，只得老著臉，派了幾名戈什哈，去那幾位姨太太的房門口，分頭一叫喚，喊說：『大人回來了！大人回來了！』才有幾個慌慌張張的開了後房角門，伸著頭朝外望。還有兩個我平時最喜歡最得寵的糊塗東西，竟敢仍然大著膽硬不開門。慢騰騰的過了好半日，猶自在裡面，甕著聲罵戈什哈，說是有意嚇他，豈有並沒聽見外面放炮，怎麼就會胡亂報說大人回來了？小心著回來送到中軍那裡去敲屁股。我一時也是氣昏了，別想說得出一句話來，只好拚命掙著嗓子罵道：『我把你們這一班狗畜生！炮都被你們在裡頭放完了，那外面哪裡還有甚麼炮放呢？』」

「一個說：『某翁，你真好精神，有這麼心腸去管他們閑事。要依我的馬矣見，與其私賣，不如官許，還可以稍示限制，不至於玩我等於股掌之上而不覺呢！要不就索性不癡不聾，不做阿家翁，裝一點馬矣，隨他們過去。所以我每屆出行的時候，都預先叫人招呼執事班上，吩咐他們把回衙鑼照向例格外多敲幾十下子，好知照他們那些在裡面悶著的人，快點兒替我迴避。至吹鼓手同炮手，要格外加氣力，加火藥，務必放得響，吹得高，那更不是不消說得的一件事了。再者，某翁，你還不曉得其中的道理呢！我說出來把你聽聽，你就懂了。自古道：『月裡嫦娥愛少年』，即如你做了一個標標緻緻的女人人家，可肯同著你我這一起老梅樁子在一處廝混麼？從古老夫得其少妻這一句話，在《周易》上謂之『枯楊生梯』，一上起首，就帶著三分勉強氣，不是順天行運的事。若再處處頂起真來，不准他們同一個男人星子碰一碰，豈不要勉強上更加上一個勉強，要拿勉強做高帽子戴了麼？就是駕馭得法，不至急出別項事故來，只恐那副從心眼裡就不如意的樣兒，譬如一朵鮮拂拂的好花，上面噴許多熱醋，顏色自然是立刻變了，叫你我看著，心裡還好受嗎？所以我說，倒不如照我適才的那個計較，祇要把面子糊起，一者可以養他們廉恥，二者又可以省我們淘氣，三者免得醜聲外揚，叫那些瘋狗一般的都老爺聽見了，又要來參甚麼帷薄不修。落是大家閉著眼睛，混幾年過去，各滾各的雄黃彈，豈不一舉而三利存焉嗎？』你們想想看，那兩位大老官所說的一問一答，竟至要閉著眼混去，不是官許還是私賣嗎？我恐怕就是日本那起官許賣姪的新名詞，還是拾的我們中國大人先生的唾餘呢！」一句話，把在席的人都說了笑將起來。

宸章道：「小雅世兄，不是我兄弟同你今天鬧一句玩話，你的這一張嘴，就活像是在那些說書的嘴上借了來的，比那一馬闖到高樓上，馬會騰空人駕雲，還掉轉得快。不曉是怎麼幾個螺螺旋，竟把各人所說的話，都被你一網打盡，而且引證得面面俱到。幸虧今桌面上沒有做過督撫司道的人，都配不上昇旗放炮，奏樂開門；倘若是真個有這裡，豈不要被你教會了他許多壞見識麼？再或被個講男女平權的聽見了，你可替我小心點才好呢！」說著，又把眾人都引入笑將起來。

我笑道：「世叔適才說我一張嘴號志是在說書的嘴上借了來的，小姪想那說書的是一家八張口，都仗著他兩片皮。如今那些講男女平權的女志士們，若竟能達其目的，或不僅止平權，直欲駕男權而上之，盡反其平日一衣一食，均仰鼻息於男子宗旨，或以教授薪資所入，瞻顧翁姑，或以勸辦義舉所餘，撫蓄老小，豈不是從此我們二萬萬男同胞，人人的家主婆，都要變著一個兩片皮養活了八張口了麼？」一時又把眾人都笑得前仰後合。好容易賈鈞之才故作鎮靜的首先止住笑道：「小雅君自是我做截搭題的能手，不然，何以能把各種話都消納無形，聯合一氣呢？」

真曉輪道：「次丹偶然說起了一句說書的，賈君又偶然說起了一句截搭題，我也就偶然感支起一句俚談。還是那做無情截搭的時候，一個鈍秀才在那裡做窗課，題目是『乘肥馬衣輕裘至子路為之宰』，輾轉尋思，殊難得手。後來不曉得怎樣，門外又來了個說准書的，敲著破多破鼓，格外的聒噪得一字皆無。不得已，先叫人出去同那說准書的商議，叫他多走幾家，不要在這裡打場子。誰知那人，人雖是個說書的，脾氣卻古怪的極，說是：『這率土之濱，莫非王土，我又不是做犯法的事，怎麼不准我在這裡？須知這營業自由，是我們當國民的特權，誰也不能來干預我！』他說過，仍然是敲著鑼鼓，說他的書，不來逗睬。秀才急得無奈，只得自己把這個苦衷告給你，求他遠讓一步。他聽了才止住口，放下鑼錘道：『你說得這樣的艱難痛苦，比黃連還難喫，究竟是甚麼題目，姑且說的來，把我們門外漢聽聽看。』說著，就斜著頭閉著眼睛等他說。

那秀才此時心裡欲待不告給他，奈因急欲敷衍他遠去，就不得不故作周旋，因對他道：『題目中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既不能說子路的邑宰就是變肥馬輕裘報捐來的，當時戰國時代卻又沒有開過捐例；又不能說子路穿著輕裘，策著肥馬，去上邑宰的任。所以左思右想，都沒甚麼好接筭處，才叫你讓讓開，不要來亂人文興的呢！』不意那人聽一句，望著他點了一點頭，及至聽完了，睜開眼哈哈一笑道：『我倒有兩句俚語在這裡，不知道可合你那題目的程度？』說著便拿起錘，敲著鑼鼓，先打了一個七咚八咚，然後高聲唱道：『不表豪富貴公子，且說為官受祿的人哪！』唱完了，一笑自去。秀才此時也言下頓悟，由此揣摹入彀，遂成做截搭題的名手。

可見得這從前八股文的一件事，並不一定做秀才的才該派懂得，也不是不做秀才的就不派懂。要之，總是一個嘮叨子東西，祇要他飛黃騰達，就是不好，也是好。甚或有不通的地方，還要說是他學問淵博，別人一時領略不到；倘或時運不濟，文章憎命，即或把管世銘、蘇東坡的靈魂，一齊收攏來，裝在他肚裡，也是一文不值。等至身上無衣，肚中無食的時候，要拿去換一尺布，一斗目，都莫想有人要。所以欲富國強兵，還是振興實業的好。即如我所說的那個說書的，既能說出這兩句相當的話來，八股一層，諒想就不是個弱手，仍未免拿著些鼓兒詞，沿街混飯喫。可見得這個嘮叨子，是個扶起不扶倒的廢物了。所幸政府裡的諸人，這場大夢還算醒得快，竟肯舉數百年前明積習，一掃而空，還不算是我們下一輩子的讀書人遇了皇恩大赦麼？怎麼賈君你還兀自捨不得似的，常把他掛著在嘴上說做甚麼呢？」

我笑道：「真君這一席話，要算抵過一篇弔八股文的絕命賦呢！不然，就是科舉革命後第一次紀念大演說也罷！俊哲如此，誠

不愧為西山先生之後，敬服！敬服！」

官杳接著說道：「你們說了這大半日，倒便宜了我，多有偏了許多酒菜。如今也該輪著我來消消供了。小雅君，你不是說那大人先生們借吹炮手做打內署德律風的特別迴避機關嗎？我記得心裡有一件事，與此絕相類，真是如同一個娘胎裡養下來的。就是去年奉派到淮安府屬鹽城縣去辦徵兵的那一趟。適值有一天晚上，城裡善惡巷陶死人家被搶，由地保報了上來。縣官並不臨場捉賊，只派了幾名練勇，在縣署前狠命的通通放洋炮，又叫典史們帶領亂喊的；他自己仍然是高臥衙齋，陪著姨太太抽他的鴉片煙。如此忙亂了一會，倒說是強盜嚇走了。我當時豬八戒喫人參果，是初次見面，意謂劫盜在本城明火執杖，威劫多金，是與縣官有絕大干係的，怎麼救兵如救火，竟會這樣的當兒戲耍子呢？再等後來一問，方知道是從順治元年，就歷任移交下來的一個老例，從來不曉得甚麼叫做當場捉賊，而且做賊也從來不曉得甚麼東西叫做犯法。一面不過是他富我貧，軟商不肯，不如硬借罷了。一面是白日劫搶之案，已成數見不鮮，實在辦無可辦，捉不勝捉，只好急則治其標，虛張聲勢的把他嚇走了便罷！你想這樣的宗旨，還不是活像在那上司跟前秉承了下來的嗎？怪不得人說：『上有行之者，下必有甚焉』者也，又說甚麼『上行下效』，我到現在才死心塌地的相信呢！」說著，各人又胡盧了一陣，伺候席面的家們便端上飯來。

此時大家業已醉飽，略微沾一沾唇，便起身各各散坐。賈鈞之、官杳二人是各有義務在身的，所以一散了席，就辭了主人先走。祇有真曉輪同蕭菲，是時常過從慣的，又加上兩人的公館離此不遠，所以都把外面的馬褂寬了，兩人躺到炕上去過癮。一時雙槍併舉，煙霧瀰漫，呼吸喘之聲，幾與臨要絕命的病夫喉裡那奪命痰聲音相似。何宸章又到裡面去，久久未出。我一個對著這兩條半死不活的活死人，眼見們虛籠四隻眼，在那裡燒著龍眼核子大的煙泡，上上去，摘下來，卷了又滾，滾了又卷，一遞一口的抽吸，放著個不喫洋煙的人，坐在一旁看著，不由自己難受，又替他難受。

正想尋找幾句話出來同他們搭訕著好解悶，不意忽然聽得真曉輪猛把煙槍放下，抬起頭來，喝了一口熱茶，狠命的把那含在嘴裡的餘煙往下一咽，然後透過一口氣來道：「哎喲！我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呀！直到此時，才能夠讓我得著一口好痛快煙啊！真是這個嘮什子，比我們適才說的那個爛八股時文還要逼得人利害呢！祇要你同他親近了，不問你是個甚麼英雄好漢，銅打鐵澆的人，也得遵依他的命令。一經發起癮來，一時一刻也莫想違背得過呀！不然就得叫你無論在人前客後，淌眼淚，打呵欠，一夥兒丟臉，你還得不敢同他掙一掙兒。小雅君，你想這個還不比那爹娘師保管束得人直手直腳的嗎？可憐你們都是一班天堂裡的人啊。不曉得我們這地獄的活罪呢！」說著又伸欠了一個呵欠，說道：「我的那觀世音菩薩呀！中國人說得你這麼樣法力無邊，尋聲赴感，怎麼我們同胞裡頭四百兆癡男怨女，現今倒有二百五十兆人有了鴉片煙癮，終日左一個呵欠，右一個呵欠，打得應天的響，你竟自垂著眉，眯著眼裝聾做啞的，聽不見呀！」我道：「聽說現在政府裡的人預備實行禁煙，那就是皇天菩薩的感應了！」

蕭菲聽著，忽然在煙炕上一個鷄子翻身起來道：「我的兩位老爺子，你你就稱呼一句南海老佛，或是慈航道上也罷，何苦把他老人家尊諱搬弄著玩子呢？」真曉輪道：「你又喝酒，又抽鴉片煙，難不成也在那一門麼？」蕭菲聽說，把臉紅了一紅道：「我從前也曾點過理來，後來也是因為應酬多了，就無意中反掉了。所以至今聽著人家喊到老佛爺的尊號，還就像有點兒忌諱似的呢！」真曉輪道：「這就怪不得你了！我說怎麼樣？你一開著口，就像是沾著三分內行氣呢！怪不的那些江湖上人有一句流口，甚麼『三個不開口，神僊都難下手』，又說甚麼『張口洋盤閉口相，是相不是相，全看話頭亮』呢？可知一個人出身學問，存生活上中而發乎外，都要不時在閑話中無意流露出來的。不過旁觀者，冷眼的少，粗心的多，不能有觀人於微的程度罷了！所謂天自有文，寄於日星；地自有理，附諸山陵；人自有形，發乎言行。其奈後世學者之不識天文地理人形為何物呢！」

我聽了，就湊上去問道：「旭初，你們兩個人嘴裡說的甚麼外國話？怎麼講禮不講禮，一個人生在文明世界，若要不講起禮來，豈不是真個要像蕭菲翁說的反了麼？這就是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了！」真曉輪道：「非也，不是說的甚麼講理不講理，是說的江湖上有一種邪說，叫做點理，又叫在理，大約是同哥老會、安清幫鼎足而立。說進這個一門的人，都是下流社會多，宗旨一切，也鄙俚得很呢！」我道：「這件事的內容，先生可得知大略麼？」真曉輪聽著，望蕭菲把嘴一噘道：「你請問他，他是個坐過忠義堂第一把交椅的人，凡那些老師傅、大字班、坐山大爺一切規矩，都派得懂。」蕭菲把臉紅了一紅，假做沒聽見的样子，仍然是抽他的煙，不來兜攬。我想了一會，猛然的醒悟道：「哦！我說是甚麼哥老會、安清幫呢？多半就是那清紅兩門幫匪的外號罷！聽說他們裡頭的規矩嚴厲得很。凡屬師父對徒弟，真是叫跪不敢站，叫死不敢活，比人家父母教訓兒子還要利害幾十倍呢！」真曉輪道：「一個人有了子弟，自己放棄了教育上天職，悍然不顧，任憑送把別人去教訓，就要該喫這種啞苦呢！」

我笑道：「小而一家，大而一國，何處不是這個道理呢？譬如一個人，撫有四海，眼看著自己的地利不能興，自己的子民不能教，一切早弊，皆若吳越人之肥瘠，漠不相關。及至民氣鬱而不伸，山靈急於獻寶，東三省之礦產，盡屬他人；普天下之窮黎，半為教友。或有氣習鳴張之輩，鋌而走險，遂一變其望治主義為革命邪說，輾轉蔓延，不可收拾。然後當道諸公，竟猶欲用百年前殺以止辟之政策，以為治標之計。殊不知教者一二人，或十數百人，其拼使此軀同達一殺目的者，或竟即以其人之殺，還殺其人之身，報復循環，而強俄虛無黨暗殺之風潮，隨日俄戰艦載與俱來，恐不止如恒河沙數，何嘗不是放棄教育天職不顧一語為害呢？至於我說的這個清門幫匪，雖然沒有虛無黨的程度，但以暗殺為宗旨，卻是如出一轍的。何況他們幫中初入門的人，都要報效師父幾件沒有本錢的買賣，名曰『獻藝』；或是殺幾個人玩玩，名曰『試毒』。大約此風從本朝康熙年間初行南漕的時候，就有了相傳。當時有潘、錢、老三個異姓弟兄，素以操舟為業，往來江湖上面，帶做點水面上生意。因為一時得著了這個招人承運漕米的機會，就大開東閣的立了潘、錢、老三個山堂的名目，招徒接眾，一時無賴之徒，聞聲響應。其中有個把三家村裡稍辨之乎者也的學究，又獻議立了許多十幫規、八世系、三堂、六部、九代的幫頭那些妙策。你說是甚麼叫十幫規呢？原來是定的一不准違條犯法；二不准藐視前人；三不准重財輕義；四不准奸盜邪淫；五不准爬灰倒隴；六不准違背師尊；七不准私收徒眾；八不准毀道滅僧；九不准貪喫懶惰；十不准反出清門。何為八世系呢？諸如元字班，說是他們安清幫的開頭一代，以後接序明、清、禮、大、通、武、俠七個字，一直的朝下排去，名為八代。」

真曉輪道：「那八代的底下呢？」我笑道：「八代底下，字數還未序出，恐怕如今新學昌明，文明日進，他們那些野蠻胡說，竟要應一句絕八代的讖語呢！」真曉輪道：「管他絕八代也罷，絕九代也罷，好在你我都不是沾著味兒的人。但還有三堂、六部、九代幫頭，又作怎麼講呢？」

我笑道：「我幸虧有點記問之學在肚裡，不然，今天竟要被你考經濟特科似的考住我呢！總而一句，他們的話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。三堂大約是指的潘安堂、錢安堂、老安堂三堂名而言。至於六部，卻是不通得極。而且三句不離本行，多半是船上的俗話，甚麼端把為吏部，門簾叫戶部，舵叫工部，篙檣叫刑部，帆檣叫兵部，中炕叫禮部。九代幫頭，就是說那各人當進幫之始，都要由穿跳師介紹在前，引進師帶領在後，然後再請本命師擇日，大開香堂，或就古廟，巨人家，均俟人靜更深，高燒紅燭，敬■名香，三師排班而坐，眾徒子徒孫都一個個依次鵠立。繼由引進師下座，帶領其人至本命師前，匍匐跪倒，口稱老某人，一心皈依大道，千求師父慈悲收錄等語。如是三遍，然後做本命師的，便高聲將以上十幫規、八世第、三堂、六部，以及三師各人名下的所有三代名號糧船，當時在第幾幫，旗用何色，並兌糧所在，交糧地方（大約以兌糧在浙江省交糧在北通州居多）一一宣佈，便一一默記。如此又由引進穿跳二師，互授以幫中口號，及途遇學長平輩各種禮儀，演習已畢，始各如鳥獸散去。還聽說他們開堂徒弟燒的香，都不能一權少一枝的，其數目恒視班字為轉移。諸如師父是個元字班，那香自然是古廟前旗桿，獨一根了。若要拜了個武字班做師父，則星星燐燐，恰成北斗之數。所以進過幫的人同人說話，輒自謙道：小孩子香頭低，盡站在第五枝香上，不過是沾著一點子祖爺的靈光罷了，還要望你們諸位大老爺們，叔伯們，照應點慈悲點才好呢！人家就知道他是第四代禮字班的子孫，自己是大字了。」

「我還記得有一天在清江浦城外一月茶館裡喫茶，誰知那個腐敗地方，安清幫比上海翻戲黨還多。沒有一月喫食店茶館裡不是擠得滿滿的。我只得望了望，隨便揀一副座頭坐下去。不意從我左邊的一張桌子上忽然立起一個人來。看他那個樣兒，並且像個世

家子弟，但是那種大拇指頭豎豎的拿了一把黑油紙扇，在手裡不住拾得同放鞭相似，就已經不折一個道理了。我後來又猛聽他對著一個歪戴帽子、提畫眉籠的人，說了一大串甚麼『兄弟沾祖爺的靈光，三師的慧照，在香堂上面，站在第七枝香上。不過是沒有穿過皮底鞋子，跑過同東道兒，文不能像秀才，武不能當兵。兄弟來的慌，去的忙，敝前人若有交代不到的地方，還要望你們貴地一班老師父們、少師父們，還有那些一歲兩歲，出了娘房；三歲四，進了學堂；五歲六歲，來到校場；七歲八歲，站在香堂；九歲十歲，左手拿著大片子，右手帶著小寶，六響洋炮，班得喳喳叫的十方廣眾大小師父們，慈悲我做後輩的幾分才好呢』那些草野奇譚，倒很把我嚇了一跳。及至輕輕的問了問堂倌，才知他是我們揚州阮太傅阮元的孫子。我心裡想道：他們家裡，我認識的人很多，不要回來被他認出我，就黏搭住不好弄了。不如我眼睛放亮些兒走罷！便頭一想，一頭拿著小手巾，搭訕著掩住嘴，裝出咳嗽怕風的樣子，匆匆走去。」正是：

滄桑變幻雖天運，

貴賤循環總自求。

要知以後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說。